

众团队互动扩大“朋友圈” 多文化交流搭建“汉语桥”

每个学子都能成为文化使者

武英姿 徐婷

第二届全澳大学华语“精英辩论”公开赛将于8月份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举行。此次辩论赛的大决赛辩题为孔子和荀子的两个不同观点：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作为主办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辩论社的张宝涵和他的社员们紧锣密鼓地为比赛做着准备。

像他们一样，很多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学习的同时，还扮演着传播中华文化使者的角色。他们让世界各地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

走出华人圈子 促进中外交流

“现在华人留学生社团，基本都是在跟华人圈子的朋友玩。我们想通过举办‘汉语桥’这样的活动，开拓留学生们的视野，打破这种格局。多举办一些与外国人相互交流活动，达到一种文化碰撞的效果。”现就读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商科金融专业的刘仕龙，是回声工作室的主席。回声工作室是一个服务海外留学生的全媒体工作室，成立于2003年，现有59个成员，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

“我们中文辩论社是为了辩论而建立的，但又不仅仅为了辩论。我们想为堪培拉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热爱中华文化和汉语的学生们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谈到他们筹办全澳大学华语“精英辩论”公开赛的初衷时，张宝涵



回声工作室在今年8月举办“汉语桥”活动，邀请外国选手进行中文听说读写测试比赛、词语接龙、你演我猜等文字游戏。

这样说。

当然，外国人并不是中国文化社团唯一的目标受众，不少社团也将视线投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并不深的中国人。

“中国的留学生出国后面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可能就会忘记了‘老家’的文化。中国留学生在外不能忘记中国文化。”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学生梁建宇说。2013年，梁建宇和他的中国朋友们在校内创办了中华文化社团，经常举办茶道讲座、汉服舞蹈表演等等，除了向外国学生宣传中国文化之外，他们还立志让中国留学生进一步解祖国的优秀文化。“宣传中华文化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义不容辞的。中华文化传承了五千年，如果在我们这一代被忘却了，我们就变成千古罪人了。”

举办特色活动 传播中国文化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文辩论社有着约30%的非中国籍社员。在去年的全澳大学华语辩论公开赛中，该辩论社获得了冠军，非母语组的辩手高林获得了“最佳辩手”的称号。这样的成绩并非是轻易得来的。中文辩论社每周会对社员进行培训，从简单的说文解字、遣词造句到讲故事、中文辩论。

除了辩论采用汉语，中文辩论社的辩题也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张宝涵说：“我们有一部分辩题是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诸子经典中提炼而来。比如去年全澳大学华语辩论赛的‘大学生应以格物致知为重与大学生应以经世致用为重’、‘出世容易入世难与人世容易出世难’等辩题都是源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辩论社的活动不局限于中文辩论赛的举办。“中文基础差，不代表他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每逢中国节日，张宝涵都会组织社员们举办中国味十足的节日活动，比如春节的包饺子比赛、元宵串糖葫芦等。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中华文化社团每个月也会举办一次活动，如中医养生、儒家思想、书法、茶道等方面的知识讲座活动；定期在校园内“摆桌子”布置场地，摊开练习书法用的水写布，摆上围棋棋盘，换上汉服，吸引外国学生的关注和参与，传播中国文化。

同样，回声工作室在今年4月携手东方舞团举办了旨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舞蹈比赛，来自5个国家的6支舞团进行了现场比拼。中国舞蹈队向大家展示了包含中国元素的现代舞和东北秧歌，引来了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尖叫。

代表中国形象 做好文化使者

除了社团外，很多优秀的中国留学生也用自己的力量发光发热。

刘普正在大四时来到马来西亚的英迪大学攻读英国考文垂大学的软件工程专业双联课程，并获得了考文垂大学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后来，他选择到北欧的瑞典皇家理工学院读研。在瑞典学习时，他曾经担任过瑞典中欧国际文化教育中心主任，并担任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诺贝尔奖组委会官方网站第一份官方采访稿的署名英文翻译。

刘普正说，随着远赴海外的留学生数量增多，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力军。虽然文化背景不同，但是学生之间的交流，往往都比迈入社会后的交往更真诚坦荡，也更容易播撒友谊的种子。“校园里有我们共同的年华，交流中的思想碰撞，好友间的嬉笑怒骂，都不经意间传递出不同文化的交流方式。现在的文化传播更多的是双向的，我们在海外感受异域文化的同时，国外的朋友也对中华文化有着热烈的态度。”

在瑞典，刘普正好友的养母英格丽太太已经年逾七旬。因为对中国的中医感兴趣，她在几年前还专门到中国学习中医理论。同样在瑞典，也有不少外国学生找到当地的华人学习少林武术。“这些都说明外国的朋友越来越主动地接近中华文化、感受中华文化和融入中华文化。”

曾任泰国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中

农历。当他们问我国过春节有哪些习俗时，他们会发现其实在这方面两个国家是很像的，他们很惊奇，会发现文化上的共同点。”

倪彩就读的大学时常会组织很多志愿服务活动，比如为学校的猫咪和日本国内的导盲犬捐款、参加支援难民的国际协助等活动。在参加各种活动时，倪彩认识了一群朋友，也开阔了自己的视野。“大学是最后一个可以任性的时期，我打算趁着4年还有这么多空余时间，也不用太为金钱费脑筋的时候，尽量体验不一样的生活。通过参加活动，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从跟他们交流中学到很多新东西。”



今年3月，倪彩（左一）参加一个叫国际文化观光大使的项目，与当地高中生一起寻找京都比较小众的旅游景点。



关注环境保护 废品回收利用变文具

现就读于美国普渡大学的吴牧天是环保社团的一员。每周六他们都会去当地各个公司、机构，帮助回收废纸、废塑料制品、废电池。社团的成员会将部分回收的垃圾再次利用，做出一些有意思的玩具，捐给当地的孤儿院。无法利用的，则统一交给相关回收机构处理。加入环保社后，吴牧天的周六、周日不再空虚，总有事做，他也懂得了废物回收利用的重要性。

吴牧天并不是在留学期间才开始做公益的，在读高中的时候，他就和班上同学一起出了一本讲述自己班级故事的杂志《二月》。在开家长会时，他和同学们将杂志进行义卖，所募得的资金全部用来购买书包、纸笔等文具，捐给了湖南浏阳的一所小学。

“最感动的时刻就是给孩子们送去自己心意的时刻，不管是买的文具，还是自己亲手用废物做的雕塑、玩具，这些东西虽然并不高档，但他们收到的时候特别感动，特别开心。”吴牧天说，“虽然兴趣方面的课余活动很吸引人，但意义或许远不如志愿者活动要让人难忘。”

图题：这是选自中国共青团网的一幅漫画，描绘的是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中的大学生。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学子们的“奉献、友爱”的精神是如此的一致。



2014年，美国约克大学的多元文化节上，中华文化社团的社员们穿上汉服，表演舞蹈，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方院长、厦门大学文化传播研究方向的副教授叶虎说：“留学生自身从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的文化形象。”在他看来，留学生在外传播中国文化可以促进各国青年人的友谊，让世界各国民众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但是在这个传播过程中也会面临一些实际的困难。留学生应该因地制宜，融入所在国的主流社会和文化，以对方便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在文化交流互鉴中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

图题：今年4月，回声工作室携手东方舞团举办俄亥俄州立大学好舞蹈比赛，中国舞蹈队展示的东北秧歌备受观众喜爱。

留学素描

我在美国东南部的一所私立女校读的高中，这里与国内高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学校活动多，每周都有几天是活动日，按活动主题来划分的“换装日”、“睡衣日”。到了特殊节日，学校也会跟同城的私立男校合办舞会，或者组织我们女校学生去男校看他们的橄榄球比赛。我这两年的校园生活可以说是多姿多彩。

我在高中除了平常的玩乐，学校的工作日程也排得非常满。周一模拟联合国开会，周二晚上在交响乐团排练到9时，周三去化学兴趣小组做各种有趣的实验……而在国内，回家做作业少说也要到晚上12时。美国高中的生活与之相比简直太轻松了。然而，当我在高中生活结束申请大学时，回头反思了一下才发现，其实我每天都不是在白白用功。因为高中有模拟联合国开会的经历，我在美国东南部的模拟联合国大会上代表学校发言；因为在交响乐团的刻苦排练，我当上了两个乐团的首席……正因为有了这些活动，我的大学申请简历变得十分丰富，而这些锻炼机会是我在国内学校无论如何也得不到的。

但是这里我也要提一句，美国高中的课程分级也是很多的。同个年级的人上的可能不是一个级别的课，从基础到大学预备级级都有。我在高中最后一年上的几乎都是大学预备级别的课，最后考试时也是天天刷题写论文，社团活动也就没有时间参加了。

就这样，我如愿申请到理想的大学。但是大学生活却完全是另一个画面的故事了——人多，中国人更多，同学之间的竞争非同一般。在图书馆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个睡眼惺忪的同学拿着牙刷、毛巾从厕所走出来，背上书包继续去上课。他们相视一眼，会心一笑——又通宵了。

今年我20岁了。一转眼，在美国生活学习已经4年了：高中两年，大学两年。想起在美国上高中的那两年，除了一开始的焦虑与不适应之外，剩下的时间可以说是毫无压力地“傻玩”过来的。



世界另一端的20岁

史林

也正是因为这些压力，我入了大学后经常失眠，想自己的人生规划，想成绩要怎样才能得“A”，想该怎么找工作……

那段时间我就像得了强迫症一样，有些事明明现在不做也要，可偏偏就要去做。我每天都在想：“我这样到大二能不能混个一官半职干干？大三能不能找到理想的实习？……”每天我都活得小心翼翼，生怕一步想不到，我的人生计划就此满盘皆输。后来我才发现，我这一年过得太急了，什么都想要，导致什么都得不到。

刚上大学的时候，生活上也不习惯。我读大学的地方是美国的北边，五大湖附近，到了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也很平常，经常出门捂得像粽子一样，就这样还三天两头感冒发烧。一生病我就在宿舍里一个人盯着天花板流眼泪。都出国两年了，一生病还是想家想爸妈，但又不敢打电话，害怕他们担心。

我经常早上把药一吃，去学校医院打一针再去上课，硬生生把自己折磨成了一个“女汉子”，哦不对，是“女汉子”加厨娘。一个人在家寂寞的时候，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做饭，打开综艺节目一边看一边吃。有了手边的热茶热汤，还有电视里熟悉的语言和笑声，一个人的夜晚也就不那么寂寞难熬了。

我希望当我未来回顾自己在世界另一端的20岁时是无怨无悔的。用力生活，用力爱，因为这是我独一无二的20岁。

在付出中前行 不一样的留学体验 张玉芹 周鑫

成立公益组织 助辍学儿童重返校园

2011年，在加拿大读大一的杨舒越回到国内，开始了她长达4个月的暑期生活。“我不想浪费这4个月，想体验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于是杨舒越在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支教活动。最初，她是抱着去深山老林里玩的心态，把自己扔进了四川大凉山。在那里生活的两个星期，她真切地感受到了贫穷对人的命运的桎梏。她想帮助这里的孩子，让因为贫穷而辍学的孩子能够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于是，她开始鼓动一起来支教的同伴和她一起做这件事，然而7个人中仅有一人被她说服了。就这样，杨舒越在2012年创办了壹加壹公益慈善组织，帮助社会人士和山区孩子建立一对一的资助。

后来，她的队伍有了更多志同道合的留学生伙伴。“大家都是真的很想帮助孩子们，所以才聚



杨舒越和她的壹加壹公益慈善组织的成员们在四川大凉山进行回访时，教山里的孩子们做眼保健操。

在一起。也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都会按照使孩子们的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考虑问题。”

目前，他们已经有了40多个全国各地的资助人员，帮助了50多个已经辍学或者是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继续上学。杨舒越说：“大部分资助人员已经跟着我们资助了3年，今年9月开始就是第4年了。”9月份，杨舒越就要开始读研究生了。团队中有些人因为毕业而离开了，但是她还是想继续把这件事一直做下去。

杨舒越觉得，做公益是一件将自己放大再缩小的事；放大是将自己定位为在社会中承担某种特殊责任的个体，从而感受到不同程度上社会回馈的爱，同时也能够培养自己关爱他人的能力；缩小是看到了社会上不同的人，明白自己在社会中只是沧海一粟，每个人都是值得尊重的，也是值得被爱的，在做公益中感悟到谦卑和奉献的力量。

志愿导览解说 为学生讲解名胜古迹

今年5月，就读于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的杭州姑娘倪彩迎来了一群从东京涩谷来修学旅行的初中生。“日本的中小学生会放一星期的假，借机来京都修学旅行，了解京都历史。”收到学校国际中心发的招募留学生志愿者邮件后，爱玩又热情的倪彩报了名。“大概有15名各国的留学生参加，中国留学生有三四个。学校也鼓励留学生参加，增进文化交流。”

在一天的时间里，倪彩陪着5名初中生观光了南禅寺、金阁寺等景点。“我平时就喜欢走走逛逛，对那些景点比较熟悉。在聊天过程中，我觉得日本初中生对中国有很浓的兴趣，但也不是很了解中国文化。比如他们不知道我们国家也使用